



BAO FENG XUE ZHONG ER SHI SAN TIAN

暴风雪中二十三天

萌芽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暴风雪中二十三天

萌芽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師插图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书搜集了8篇反映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說和故事。“老乐头”和“风平浪靜”描写老年工人热爱劳动和爱惜国家财产的精神；“公共汽車里的姑娘”和“夜焊天吊”描写青年女工对职业的自豪感；“暴风雪中二十三天”、“勘察龍門峽”、“孤島上的暴风站”等几篇描写汽車司机、勘察队員和航标員不怕困难的頑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除夕的晚上”描写一个青年工人干部学习技术搞好工作的勁头。这些文章大多出于初学写作的青年工人或技术員之手，生活气息都較濃厚，讀起来頗能感人。

暴 風 雪 中 二 十 三 天

萌芽編輯委員會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78号

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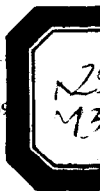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2 10/16 字數：59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0

統一書號：T10077·867

定價(5) 0.19 元



前 言

本刊編輯部自从1957年9月发起“在社会主义工业建設的激流中”征文以来,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职工的热烈响应,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收到了千百件来自各个沸騰的工业建設激流中的稿件。我們除了已選擇部分优秀作品,陸續在刊物上予以发表外,并收集了下列八篇征文,編为丛书,以献給在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設中英勇战斗的劳动者們和热情支持我們征文的广大文学爱好者們。

这里收集的几篇作品,虽然从艺术性上來說,还不是十分完美无缺的,但是却有着一股强烈的感染力量,字里行間,洋溢着濃厚的生活气息;作品从許多不同的角度,描繪了我們这个时代壮丽宏偉、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热情地歌頌了劳动,歌頌了許多从事平凡劳动的英雄。

在“暴风雪中二十三天”中,作者以日記体裁,把讀者引进了一片暴风雪的世界里。这里是人迹稀少的丛山峻嶺,大风雪已經刮了五天,道路上的积雪有八十公分厚。作者在这样的場景烘托下,描繪了一場人与自然界之間惊人心魄的斗争。被暴风雪包圍的是一輛到勘探队去的运输汽車,車上只有三个人。在这里,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比較起来,力量是太渺小了。但是在我們这个时代里,人的力量是不能以人数来衡量的,他們为了完成任务,在冷气沁骨的严寒下,忍着飢餓,拖着疲乏的身子,每天鏟雪前进。尽管速度是异常緩慢的,但他們毫不气餒。作品中写道:“如果一天沒有跨前一步,那心里就会感到异样的难受,总

觉得象对不起誰似的。”这短短的几句话，正有力地显示了他們顽强的战斗意志与高度的責任感。作品中还热情洋溢地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友爱，感人至深。

在其他几篇文章中，也有許多扣人心弦的描写。“公共汽車里的姑娘”和“夜焊天吊”两篇作品，描写了我們这一代青年女工的成長，她們以豪迈的姿态，战胜了社会上残余的輕視妇女的因襲力量，她們以創造性的劳动，鍛煉了自己，改造了自己，也改变了周圍人們落后的心灵。在“老乐头”和“风平浪靜”中，讀者可看到老一代工人的优良品質，他們以高度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热爱工厂、热爱社会主义。他們的行动，不仅在物质上直接为国家創造了巨大財富，而且在精神上，为我們新一代青年，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其他几篇中，有的是描写年青的勘探人員，在滔滔的黄河边上，为国家勘探宝藏的充滿青春激情的故事；有反映一对青年夫妇，在渤海湾里的一个无名小島上建設暴风站的事迹；有描写青年工人干部刻苦学习技术，努力搞好工作的故事。

这里收集的几篇作品，虽然还不能概括本刊这次工业征文的全貌；但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我們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是有着多么丰富的創作題材，和无限的潜在力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应征的作者中，极大部分都是直接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受到感动，不得不拿起笔来从事創作的初学写作者。本書所收集的八篇作品的作者，大都是工人或技术員，有好几位都是第一次拿起笔来的。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現象。这再一次有力地証明了：我們偉大的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財富的創造者，而且也是精神文化的創造者。我們再一次热情地欢迎在祖国各条战綫上英勇劳动的同志們，拿起笔来，描繪我們这个偉大的时代中的偉大的人！

萌芽編輯部

目 次

暴风雪中二十三天·····	日 暉 1
老乐头·····	乔立英 10
风平浪静·····	一 峰 20
公共汽車里的姑娘·····	翁世荣 32
夜焊天吊·····	乔立英 48
勘察龙門峽·····	礼 宾 53
孤島上的暴风站·····	尹杰峰 69
除夕的晚上·····	王 蘭 74

暴风雪中二十三天

——一个汽车司机助手的日记

地球物理探矿局 日 暉

十二月五日

雪花一直飘到午后才停止，总算见到了一丝淡淡的阳光。

我們遇上大风雪，已經是第五天了。五天来，不能前进不能后退，道路都被茫茫的积雪淹沒了。照这样下去，怎么到达三分队的勘探基地呢！怎么完成这次运输任务呢！困在这个鬼山溝里，叫天不应，喊地不响，真叫人着急呵！

积雪掩埋着車輪，汽車好象給釘住在地上似的，不肯移动一步。我們只得整天挖着雪为汽車开路，每天弄的精疲力尽，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眼前直冒金星。

亏得我們还帶了个单帳篷，要不，早就給冻成冰棍儿啦！但那单帳篷，也不济事。一忽儿风扯去了篷頂，一忽儿又給雪埋住啦。晚上，我們三个人互相偎依在一起取暖，可挤在一块还是发抖。身下的冰融化了，沁骨的凉气就钻到心里。好容易眼睁睁盼得天蒙蒙亮，就挣扎着去挖雪。人累，心里可都雪亮，不管怎样，好歹得把汽車开出去！

下午四点钟光景，毛师傅看了車子钻进帳篷，阴沉沉地说：“八十公分，今生还是头次见到！”说罢，苦笑一笑。他說的是公

路上积雪的厚度。

我打趣說：“越厚越好，开开眼界，这个机会难得！”我望着毛师傅忧虑的脸，才又正經地安慰他說：“不用怕，上級总会想办法来搭救的。”

他黯然答道：“說的倒容易！积雪不消除，什么車也进不来。”

十二月八日

昨天我們三人挖了一天，前進了約有五六公里。今天早晨趁沒有下雪，天还黑古隆冬的，我們又动手干开了。尽管速度是那么緩慢，老半天才前进一步，可我們心情还是舒暢的。只要前进，就有希望！如果一天沒有跨前一步，那心里就会感到异样的难受，总觉得象对不起誰似的。

下午五点钟时，車子忽然掉进了一个雪窩，前車輪深深陷落下去。今天要把它挖出来，实在沒有力气啦！我們决定就在这里宿夜。

我帮罗管理員搭好帳篷，拾起枯草、野兽粪，开始做飯。以前，吃飯都要講个菜什么的，有时菜不好，吃的就不香。現在倒怪，我見到那半生不熟的米飯，就饑得不行，哪里还管他菜不菜！每頓我都要吃上滿滿的三茶缸子，还嫌沒吃饱呢！不过罗管理員的飯量却显著的減少了，他以前是我們队上出名的“大肚子”；有次吃包子，他吃了十二个，还說这几天胃口不好呢！

我問他：“老罗，你干嗎吃的这样少呵，是嫌沒菜？”

他說：“你說到哪儿去了，現在这种时候还談得上菜！1952年我在朝鮮，一把炒米一口雪还吃得挺香呢！”

“那你为什么吃得这么少？”

他怔了一下，說：“喔，这几天大概是消化不良，吃多了胃就

痛。”

說也奇怪，忽然毛師傅也犯了胃病。他也說吃多了胃不好受。嘿！看起来，还是我这年青小伙子能撑。这几天的胃特別管用。他俩省下的飯食，由我包吃还嫌不够哩！

十二月十二日

算起来，我們已經被风雪圍困了两星期了。

公路上的积雪現在是一公尺厚。雪已經盖过了汽車的保險杠。寒风在山野里呼号，积雪冻结得象鉄石一样坚硬。鉄鍬鏟下去，馬上又彈了回来！到天黑下来时，我們才只挖了二十多公尺。疲倦极了，一走回帳篷，罗管理員就坐在門口，出神地凝視着雪原，毛師傅則蜷縮着身子，躺到地鋪上。我的肚子在咕咕地

发叫，“老罗，我們做飯吧！”

他回过头来，呆呆地看了我一会，重复着說：“做飯？嗯，該做晚飯啦！”

他又一次呆呆地看我一下，然后拉我到 he 身旁坐下，仿佛出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說：“小崔，你是一个共青团員，我知道你是很坚强的……”

“你說吧！”我差不



多对他生气了，既然知道我很坚强，还吞吞吐吐干什么！

“好，我告诉你：你知道吧！米不多啦，今天的晚饭只能改到明天早上吃了！”

呵！我的脑袋马上轟地叫了一声。这时，鬼肠子也不饶人，越发吵鬧得厉害，噤咕噤咕地仿佛在提出抗議。

这时我才突然記起来，这些日子，罗管理員和毛师傅飯吃得很少，莫非就是为了这个緣故？我心中感到一陣說不出的难过和羞愧，我悔恨自己为什么前几天沒有去关心一下米袋子里的剩粮呢！我說：

“老罗，你为什么不早說呢！”

“小崔，現在也不迟呵！”我从他的信任的眼光中得到了勇气和力量。背着他，我偷偷勒紧了自己的褲帶。

这天夜里，毛师傅病了，发着高烧，身子燙得象烙鉄，整整一夜，一直在說着夢話。

十二月十四日

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是粥。是的，什么样的山珍海味都比不上它！每天，我等待得到一茶缸稀粥的时刻，如幼年时盼望新年的来到。不，那心情是又相同又不相同的！

我常常捧着一杯稀粥，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品它的滋味。可惜！一忽儿，杯內就空了。

“小崔，再添一点吧。”罗管理員每到这时候，就递过他的杯子来。

“不，你自己喝吧！”

“为什么？这里有的是。”

“这几天不知怎么的，胃……”

我還沒說完，他哈哈一笑，接上說：“你也學會啦？”

“是真的，我不騙你！”我分辯着。

他忽然深情地直視着我，看得我不好意思，半晌才聲音顫動着說：“小崔，我相信你。當然，我不是相信你的胃病，而是相信你的意志！”

我發覺他的話是那麼真摯，那麼激動人。我忽然覺得，他是多麼好的一個人呀！而這麼好的一個人，我以前怎麼看不出來呢！我注視着他高高的個子，瘦瘦的方型臉，濃眉毛下，長着一雙坦率的眼睛，這一切，都使人感到異樣的親切。

下午，毛師傅叫我進帳篷去。

我說：“毛師傅，你好了些吧！”

“小崔，你坐下。”他躺在地上，身下墊了兩件皮大衣。他的臉色，因為發燒和缺乏營養，顯得十分瘦削、蒼白。“你幫我寫封家信吧！”

“行，”我答應着。但我馬上又想起，此刻寫了信有什麼用呢！往哪去寄呀！

“哎，我也知道信寄不出，”毛師傅說，“就算留作一個紀念吧！把現在想到的話，記下來，日後有人問起來：‘你們在風雪里是怎麼過的。’我就拿這信給他們看，讓他們也知道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我說：‘那不是家信，這是記日記。’他說：‘哎呀，管他日記、家信的，反正把心裡話寫出來就行了。’”

這時，羅管理員在帳篷外嚷着：

“小崔，快來！快來！有人送禮物來了！”

奔出帳篷，我看見羅管理員歡天喜地地提着一只野兔的耳朵，跌跌撞撞跑來。小家伙還在伸動四肢掙扎着，眼睛里露出驚怕的神色。我高興地說：

“好啦！今天晚上我們開宴會吧，美美地干它一餐！”

毛師傅在帳篷里也聽見了，他叫道：

“什么东西？老羅，快讓我看看。”

我抱着野兔進去，樂壞了毛師傅，他象孩子似地笑着說：“小崔，快煮，我也報名參加你們的宴會！”

十二月十八日

昨夜帳篷格格地搖晃了一夜。凜冽的寒風鑽進帳篷，溫度下降了不少。大自然仿佛故意與我們為難，一重一重的困難阻擋在前進的道路上。

說實話，這兩天我的信心開始有點動搖了。已經三個星期了，可我們象老牛破車似的只前進了幾十里！前面還有一兩百里路程，後面不見一個來人，憑我們三個人的力量，能把這一輛汽車抬過去嗎！

羅管理員和毛師傅兩人還是象往常一樣，一早起來就提着鋤頭去鏟雪了。也許他們猜出了我的心情，那天一休息下來，羅管理員就靠近我身旁，閃着關切的眼光說：“小崔，怎麼樣，能撐得住嗎？”我只是淡淡地苦笑了一下。他接着說：“你看毛師傅四十多歲的人了，還這麼有精神，你是一個共青團員，千萬不能落在他後面呀！”我壓抑住自己的感情說：“我不是怕吃苦，可這樣大的風雪，我們能……”他不等我說完，搶着說：“話可不能那麼說，我們只要活著一天，我們就得進一步！”他盯着我怔了一會，又說：“你想想看，在嚴寒的深山里，勘探祖國寶藏的同志們，正等着我們的物資去支援呢，我們就能躺下不管嗎？”他說着就從身邊摸出一個小本子來，翻了幾頁，拿到我眼前。我一看，上面有這幾行字：

不能倒下！

不能停止！

战胜风雪！

坚持到底！

我反复地讀了几遍，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口号，但却重行鼓起了我的热情。毛师傅跑到前边去了，我要追上去。

中午十二点钟光景，我们正在挖雪，忽然听到什么地方传来马达声音。这声音响了近十分钟，就消失了。声音低沉有力，不象汽车，也不象机器脚踏车，大家都在奇怪地猜测着：它到底是什么声音？在这半个多月和外界隔绝的日子里，我们仿佛已经离开了地球似的！现在，突然听到这股响声，就感到特别的亲切。也许这声音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我暗暗地希望着。

十二月十九日

早晨小雪。

现在我们改成每天吃一顿。毛师傅想出个办法，他用铜丝做了两个防滑链，按在车轮上。这样，我们一天还能赶它十里二十里的。

但是，另一个问题又跳出来了，汽油剩下不多啦。这些时，车常陷进雪窝，每次挣扎出来都要费去好几加仑汽油，这次出来本来就带得不多。最后还是毛师傅想出了办法，决定车在行下坡路及平地时，我们就在车屁股后推，这样虽然身体吃些亏，可汽油省了不少。

今天一早，那奇怪的声音又响了，一忽儿近，一忽儿远；下午又响了一次。每次出现，我们就仔细辨认它的方向，可这声音变化莫测，一会由东到西，一会又由北到南，没有固定的方向。我

把耳朵貼緊地皮，也沒聽出什麼名堂來。

老羅說：“不會是飛機吧？”

這一句話提醒了我們，毛師傅問我：

“你聽到地在震動沒有？”

我說：“沒有，一點沒有！”

“那就差不多了！”毛師傅說，“准是飛機！”

這一發現，我的熱情卻冷了一半。飛機對我們有什麼用呢！它在天上飛過，你叫破嗓子它也聽不見，還會下來救我們嗎？

十二月二十日

“飛機！”

早晨，一架普通的民航機在頭上盤旋着。飛得那麼低，連上面的紅星、機號都能看清楚。它似乎專門到這裡來的，轉了一圈又一圈，不肯離去。

我們跟着飛機跑，不管腳下是山溝隱坡，拚命喊叫，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揮動着。忽然，我覺得腳底一滑，身體失去了平衡，一下摔下來，馬上就失去了知覺，一直到晚上才醒來。羅管理員告訴我，要不是一塊岩石擋住了我，我早在深谷里摔成碎片了！毛師傅守在我身邊，他見我睜開眼來，就興奮地捉着我肩膀說：

“小崔，是尋我們來的飛機，沒錯！你聽見我的話嗎？小崔！哈！他們來救我們啦！”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昨晚我們沒有睡覺，在幾個山頭上準備了柴火。這是為飛

机准备的信号。

約莫九点鐘，飞机来了。我們立刻点着了火堆。它在上空轉了一陣子，投下了一个黑点。黑点在天空晃动，慢慢地变大了，原来是个降落傘。我們个个臉上兴奋得流出了眼泪，这心情，仿佛是在茫茫大海中快要淹死的人，忽然抓到了一根浮木。

我們爬过了几道积雪的山溝，檢来了投下的包裹。包裹里除了很多罐頭、面包等吃食以外，还有一封信，写道：

罗根生、毛利发、崔俊三同志：党和政府將尽一切力量营救你們出險，希望你們坚持到底，迎接救兵！

大队党委会12月21日

十二月二十三日

今天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

早晨，我就听见一种异样的馬达声，从远方向我們这边迫近。那不是飞机的声音。

我們三个人互相攙扶着踉踉蹌蹌向前走去。在一个高坡上，我們看見在不远的地方，緩緩地移动着一个黑影。过了一会，毛师傅首先認出那是輛拖拉机。他裂开出血的嘴唇对我笑道：

“怎么样，小伙子？风雪困不住我們啦！”

拖拉机后面拉了輛汽車，老远就有几个人跳下車向我們奔来，我認出，那最前头的就是我們大隊長周方同志。他閃着兴奋的眼光，断断续續說：

“到底找到你們了！……呵！感謝你們，同志們！感謝你們坚持到底！……”

我感到胸口冒着一股热气，渾身的热血冲激着腦袋。我是多么幸福呵！我一头倒进大隊長怀里，嗚嗚地哭了！

回想起这二十三个不平凡的日子，簡直象夢一般。不，这不是夢！这珍贵的二十三天，使我懂得了許多書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珍贵的二十三个日日夜夜呵，將在我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老 乐 头

大連機車車輛厂 乔立英

一

老乐头并不姓乐，他叫王来福，可是熟悉他的人都喜欢叫他老乐头。

老乐头已經六十五岁了，可是，肚皮上总喜欢帶个小花肚兜，上面还綉着个大鮮桃，用个銀鏈挂在脖子上。有知道底細的工友說：那是他老伴按照乐大爷不服老的好胜心加工做出来的。老乐头却說是用来保肚养神的。

老乐头年輕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总忙着踩高蹺、挑花担、跑旱船，連觉都不睡。現在虽老了，但过年过节也还忙着給人家秧歌队开场子、背大鼓……。去年国庆节，他来了一股高兴勁，化裝了个丑老婆，耳朵上挂着两个紅辣椒，头頂上用麻线扎了个棒錘髻，插着一朵大紅花，在場上扭了十多个回合。这还不算，老乐头还会唱小調，过去的、現在的都会唱，有些工友一到休息時間，不用召喚都愿湊到老乐头这里听他唱。他坐在自造的一把鉄椅子上，捋着他的銀白胡子，象个說彈詞的，又象唱大鼓的，連說帶唱，从“三国”的孔明，講到“水滸”的宋江，从紅軍强过大渡河，

講到解放軍四保臨江城。有時還唱一段“藍橋會”……。什麼時候講得使大伙聽的入了神，或是唱得使大伙捂着肚子笑起來，他才把手一拍說：“要知詳情，且聽下次分解。”

“老樂頭”的名字就是這樣得來的。全車間的人都喜歡他，就只是劉德財一個人和他合不來。

劉德財也有一個外號叫——劉大刀，這個人的特點是：超額錢掙得少的活不干，該干兩刀的活，他一刀就給推下來，至於机床吃得消吃不消，質量好不好，他卻不管。老樂頭和他在一台机床上干活，就看不慣他這些毛病，常批評他。可是劉大刀滿不在乎，他还是这么干。老樂頭沒辦法，就把好干的活讓給他干，還有几回把自己干的活記到劉大刀的賬上，情願自个少拿工資，叫劉大刀多掙几个超額獎。這並不是老樂頭怕他，是想叫劉大刀重視机床和質量。劉大刀當着老樂頭的面不大敢使吃刀量過大，可是老樂頭一不在床子前，他又照舊干起來。有一回，干開瓦吊干產品，走刀量超過一倍半，离床子百步開外都能聽到床子“吱——格，吱——格”响。老樂頭本來干二班，因為在家坐不住，离接班還有一段時間，他就進了工厂。一看劉大刀这么个干法，就把電門給他落下來了。床子一停，劉大刀才發現老樂頭已經站在自己面前，不覺惱羞成怒，气汹汹地对老樂頭說：“你越老越不知好歹啦！凭什么把電門給我关了？”

老樂頭說：“你干的不合理，就得給你停了。”

劉大刀火刺刺的說：“你是主任還是廠長？有什麼資格來干涉我工作。”

老樂頭冷笑了一下說：“這個工厂和床子也有我的一份。我就有責任管。”

劉大刀气的臉紅脖子粗，找主任告狀去了。

孫主任知道劉大刀這些毛病，先批評了他一頓，然後又對